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231
冊數 7(2)
函號 3 2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一〇三三 四十七 九 七
内閣文庫
特四十四
一〇三三
七

山海集 十六 來十八字

豫章先生集卷第十六

序

洪氏四甥字序

洪氏四甥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
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户如士大夫
蓋嘗以義訓四甥之名曰朋翁炎羽其
友爲之易名往往不似經意舅氏寔怪

益之者衆邪夫士也不能自智其靈龜於楚
好賢樂善以深其内則十朋之龜何由
至哉故朋之字曰龜父乘黃騄耳之駒
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場苗蹇驟
同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
美也能仕能止惟其才可仕可止惟其
時何常之有哉故芻之字曰駒父火炎

高丘珉石共盡和氏之璞王者之器温
潤而澤晏然於焚如之時蓋火不炎無
以知玉事不難無以知君子故炎之字
曰玉父鴻雲飛而野啄去來不繆其時
非其意不自下故其羽可用爲儀非夫
好高之士操行潔於秋天使貪夫清明
懦夫激昂者何足以論鴻之志哉故羽
之字曰鴻父

未[illegible]而
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
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
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
書冊而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人豈眞
遠哉

晁氏四子字序

物無不致養而後成器況心者不器之

器乎其耳目與人同而至於窮神知化
則所養可知矣觀頤自求口實內外盡
矣合者行之不合者思之思者作聖人
之具也舜何人哉故字端頤曰聖思察
表者思影不知左者求諸右以其所願
乎君以撫民知臨也知臨者可以端委
而聽民矣盛車服而載之士民之上徒
貴之而已乎教不[illegible]

臨卬教思波流衆
者匪金石歟彼徒自重而猶若是況物
不能遷者乎昔之
明能昏更萬變而獨存故字端常曰永
思有本之水其志於海也蚤夜以之是
以聖學者貴夜行日之晉也亨乎大明
萬物效之形名非以其健行故邪君子
崇德以競時樂思無期志其駭之化而

維好德之思故字端晉曰敏思

陳氏五子字序

陳氏五子宜以五行之物始於天
一生水而止於金蓋因天道起於北方
而成歲之序曰崇居中孚宜又以智仁
禮信義媲夫而字之豫章黃庭堅曰君
子之名子也以德命爲義於此合矣故
爲具其說易大傳

卑汪氏曰蓋周萬物而極高明故智言崇禮而道中庸故仁言居仁由義大人之事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仁固人之安宅人有不願居安宅而中路以託宿者乎君子居天下之廣居體仁而已矣故仁言居周官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蓋天產精神也陰德心術也精神運而心術形乎是焉無過不及而一要於中者禮之節文也故禮言中易曰中孚信及豚魚孚者信之心化也信不素顯同室致疑及其孚也異物敦化故信言孚禮曰君子之道所謂孝也者國人皆稱願焉曰有子如此可謂孝矣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也宜此者也蓋義者萬物之制也君子務本本

矣故義言宜雖然之
也播五行於四時某治不同同歸於成
歲仁義禮智信雖所從言之異要於內
視反聽克已以歸於君子而已矣今夫
水上下與天地流通周乎萬物智也天
下之至柔仁也馳騁天下之至剛義也
無心於遲速盈科而後進信也善下百
谷故能爲百谷王禮也今夫仁微子去

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曲直皆遂
焉木之理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
成仁金之決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
禮勿言非禮勿動火之政也無欲而好
仁無畏而惡不仁水之事也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土之守也明此二端三
者得矣一則五五則二也然欲求深則
去本遠用意過當則美

涯用以隨無涯之知智之　也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仁之過也嫂溺不援禮之棄也父攘羊而子證之信之賊也避兄離毋而居於陵義之罪人也故太高則不情太下則易溺君子所以亹亹焉爲夫節會肯綮又如此也天下之道術未有無當於五物五物待是而後立若其惟好學乎

訓四從子字序

樓神豫章之樸斲琱以爲器其本質美維匠之師字元明之息樸曰匠師一人基德三人受禄棠棣秀於同枝燕兄弟之思字覺民之息棣曰思燕狂狷可以語極與仁同質其歸無咎近天子之光字天民之息極曰無咎札去干乘之國仁滿天下仲尼嘉之書延陵季子

命之息札曰季子

陳師道字序

師道陳氏懷璧連城字曰無已我琢爲
萬乘之器維求王明我則是我其師道
者印水而爲波高明一路入自聖門觀
已無已而我尚何存入以萬物寂寥法
窟伏興用其律其入無底其出無竅是
謂要妙噫來陳子在汝後之人則不我

敢知我觀萬世未有困於母而食於舅
嬪息巢於外舅無以昏晝文章滿腹士
之號窮屋瓦無牡造物者報而天無壁
以爲牖不病其傾維有德者能之

文安國字序

渲水文安國悅虎豹之文方雕其毛而
澤於南山之霧雨將以希時文之思致
身爲萬乘之器黃子字之曰子家而

之曰學若是也不及質盡嘗與言其
雖物不同量吾不心化而欲奏族庖之
刀是螳螂用其才者也事是君爲容悅
安社稷以爲悅揭日月而求之四方其
云道遠矣至於以詩禮發冢疲於世故
之追胥而反於家人藏器於户牖收息
至踵則萬物皆投戈而受命矣一人失
家不免鄉曲笑天下失家恬以爲當然

吾欲莊語恐以此得罪困於石據于蘧
蘧與不同量者爲有方者也虎兕出於
柙龜玉毀于櫝中與不同量者爲無方
者也此兩者同出於安而危之始也女
巧組繡雖若雲漢衆雖而無雄者也故
莫若歸求其本質之柔者能有所不爲
則剛氣之弱者不從於無益則強知柔
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強者觀弓弛以

嚮道六通四闢而安樂以天下爲無
之域子之家也又安用建鼓而求之詩
云予室翹翹予尾脩脩風雨所漂摇未
聞道之心照物不徹隨流而善埋不倚
則不立世故憂患之風雨能傾動人吾
子勉之矣

趙安時字序

合肥趙安時學士大夫也其質甚美蓋

庭堅謂之少莊以尊其名且告之曰莊
周昔之體醇白而家萬物者也時命繆
逆故熙然與造物者游此其於禮義君
臣之際豈皃白甚明顧俗學世師窘束於
名物以域進退故築其垣而封之於聖
智之外彼曾何足與談大方之家嘗試相
與言其土梗五石之瓠浮江湖以相適
我殖擁腫之樗謝斧斤之不若感栗卜

之戮而不庭者三月寧貸粟於縣令而畏楚國相可謂知已矣知迹之不可以得履知斲輪之妙於手其學也觀古人之不可傳可謂知言矣觀本於濠上之魚絶意於郢人之斤知死生不入虞氏之心魯國之儒者一人可謂知人矣知新生之犢之無求凡亡之不喪其存押于越之劒而不試游發硎之刃而不見全牛弃智於垂涎之蟻得計於伏涔之魚可謂知天矣雖然吾又未嘗言其莊語也少莊自澡雪於塵滓之中蟬蛻於俗學之市而權輿於君子之方必不能規市人之履迹而責三倍之贏故吾直告以大道之一忽少莊四顧徘徊則萬璽吐緒矣逮其旁皇四達必能因莊生之所言知其所未嘗言者

國經字序

余弟安世之子壻曰國經其友字之曰敦常經則常也於義無所發明爲更其字曰端本而說之曰太玄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古者爲屋無不面南冬夏無不得宜織者正機則經南北矣匠人營國國中九經九緯九涂九軌蓋取諸此經者所以立本緯者所以成文也忠信

以爲經義理以爲緯則成文章矣易大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故字經曰端本古之善學者取之左右逢其原立於本故也

張光祖光嗣字序

張公載之二孫其仲曰光祖其季曰光嗣皆好文學其季與山谷游事賢而友仁可好也其仲因季而與山谷通書而

閎字於山谷山谷曰古者公子公孫能
世其家者以王父字爲氏今公載之二
孫皆賢故以其王父字別之字光祖曰
載熙字光嗣曰載暉又爲之彰其說古
之人以爲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在於它
在加之意而已夫其行義可以遺其子孫
人光祖之謂也其功烈可以追配前
光嗣之謂也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緝

熙亦光明耳夫能廣其光明惟學而已
易曰君子之光有暉吉夫充實而無愧
則其光有暉矣故字之如此念祖不熙
則責之學遺後無暉則責之行予以強
學力行責二子它日不使予爲不知言
可也

周渤字序

輒奉字曰惟深頗與名相稱滄溟渤瀣

所以能無不容惟其深而已傳曰惟深
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德人之事業也
彼得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惟其淺
而已坳堂之上覆杯水焉置杯則膠矣
未嘗鉤致已之深遠安能通天下之志
哉古之人能知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
致者無它焉盡已之學而已

楊檠字序。

清江楊檠問字於黃子黃子字之宰平
而語之曰檠無列於五量五量待是而
後平聖人之作百工也生平於衡而五
量受法焉五量官入不能自平則命檠
爲之師檠國器也是宰天下之平與物
交而懷市道以相傾人情不能無然也
由兪合而受之至於禹不能計取與之
家皆責贏焉彼安能以不欺維檠也中

立而無私天下歸心焉非以其無心故耶今夫學至於無心而近道矣得志乎光被四表不得志乎藏之六經皆無心以經世故耶曰然則願聞性命之說黃子曰今孺子總髮而服大人之冠執經談性命猶河漢而無極也吾不知其說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吾子欲有學則自俎豆鍾鼓宮室而學之灑掃應對進退而學力行而考合先王之言彼如符應之文可印也韓非曰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家舊私智而講無詔之書幾何其不爲燕說吾又不喜作書生語因楊君聊復談故并書之

訓郭氏三子名字序

郭英發見其三子而乞名余名之曰基

屋聖而英發請其說告之曰老子曰九
層之臺起於累土爲基而功不已
增臺崇成忠信者事之基也有忠信以
爲基而濟之以好問強學何所不至哉
書曰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故
名曰基字以堂父梁有疑獄國中半以
爲當罪雖王亦疑聽陶
朱公而問焉朱公對曰臣有二璧其徑

相若也其色澤相若也而一者千金一
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若而價倍
何也朱公對曰其一側而視之厚兼寸
是以其價千金王曰善哉賞疑則從予
罰疑則從去也夫物薄而可以曠日持
久者未之有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孟子曰仁人之安宅也故名曰屋
字以宅父曰月之行微矣積而成萬年

至于不可紀惟其不已也昔北山愚公
欲平太行王屋操蛇之神懼其不已也
謁之於帝帝爲遷之於朔雍南夫不已
衆微衆微從之成一拳石積此以往歸
然成山故名曰韭字以山父又祝之曰
咨爾堂父忠信惟汝既基而堂奄觀百
堵咨爾宅父薄不可狃仁以爲宅安徙
不皇咨爾山父一塵爲初學而不已泰
華爲徒惟爾英發務殖三德爾子似之
不稼何穡厲夜生子求火燭之恐其似
已尚三復之

錢培字序。

歷陽錢揔過其家庭而受大夫公之命
曰吾世不繁黍稷粟嘉是集於汝躬汝
力學慎行日篤不迷以對我宗祊今命

汝曰培其夙夜承之其義蓋取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焉栽者培之所以寵嘉而勸之耳培稽首奉名而問字於豫章黃庭堅字之曰茂世而說之曰培者深根固蔕而枝葉遂焉故美實載於崇成之時忠信以爲地孝友以立苗夙夜匪懈以致其人功求其友聲以深其雨露實方實阜實堅實好以見其有秋也

夥斯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以見其後嗣之多賢而忠厚似汝也水盈科而進故朝宗于海日月之行微故踐四時而成歲書曰茂哉草木之茂也達其實焉果能此道矣遂有世家其誰曰不然

唐節字序

唐節字守之曹公子臧曰聖達節其次

守節其下不失節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當公子負芻之時諸侯欲去負芻而立
子臧子臧曰爲君非吾節也去而奔宋
既定曹君也自宋復歸於曹盡致其邑
而野處作人若子臧可以無憾矣。

田益字序

韓城田益字遷之黃庭堅以謂不足以
配名更之曰友直田子曰益者三友何
獨取諸此庭堅曰夫友直者三言之足
也千夫之諾不如一士之諤誠得直士
與居彼且不貸吾子之過切磋琢磨成
子金石使子日知不足雖然取直友猶
有四物有直而終於直者有直而似於
曲者有曲而盜名直者有曲而遂其直
者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直而終
於直者也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此直而

似於曲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曲而盜名直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爲吾子擇之益友常以是觀之

黃育字序

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也故復以昆弟合宗渥之言曰異時與我同昭穆者皆以今隸字形同類爲名唯渥未之得今願改曰育敢以字請庭堅曰古者生以字尊名歿以誄易名易名之實有宗也有勸也其治當其身今名之義有宗也有勸也其治在後人尊名則宜夫草木之茂豐曰懋達以配育名則宜夫日至而立於成功之豐以勸四時及其日至而立於

會非深根固蒂得其養故即彼達於道者不可以窮故獨立於萬物之表而無終始以今不出閭巷之智望之相去遠矣然孟子以謂聖人與我同類者何即今舉一粒之種則曰是與太倉同類人之聞之也見色而爭慮清氣平則聞命矣蓋長育以達其才故也穀之育苗也達於粱盛水之育源也達於海君子之

聞道也達於天地之友蓋聞道者必明於權銖兩低昂與道翱翔稱天下以此不以萬物易已由是觀之病于夏畦曾子難之未同而言仲由不知君子以直養氣而已氣者萬物受命而效形名者也懋達乎勉之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羅中彥問字序

延平羅中彥字于於予字之曰茂衡

茂衡曰願遂教之黃庭堅曰道之於天地之間無有方所萬物受命焉因謂之中衡稱物低昂一世波流洶洶憤憤我無事焉叩之即與爲賓主恬淡平愉宴處而行四時死生之類皆得宜當是非中德也歟惟道之極小大不可名無中無徼以其爲萬物之宰強謂之中知無中之中斯近道矣精金躍於鑪曰我且必爲莫耶其成果莫耶矣人也破世俗之糾纏自躍於造化之鑪曰我且必聞道化工於我何有焉鑪錘之柄安能禦之哉茂衡曰今之言道者奚獨不然曰以聖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詩云人知其一不知其他

侍其鑑字序

侍其純夫之孫曰鑑骨秀而氣清應對

機鑒純夫謂涪翁曰此孫老夫婦甚愛之幸爲我與之字它日使知學問涪翁字之曰彌明而說之曰物材美火齊得然後成鑑鑑明則塵垢不止明雖鑑之本性不以藥石磨礱則不能見其面目矣況於下照重淵之深上承日月之境者乎學者之心似鑑求師取友似藥石得師友則心鑑明矣求天下之師取天

下之友則彌明矣

元勛字序

河南元氏世典教仕不得執其宗盟不著大儒之效生子嗜學穀菟有彬鶴游于鵞昂昂不群乃翁祝之曰其受命于先哲闢揚墨以昌斯文散齋七日致齋三日而號之曰勛則問字於太史氏太史氏曰懷道者不爭贏寶若龜玉

進道者不觀歲行若日月有居成功之
心則不達自智而教不能則不達故三
鬻三沐之而字之曰不伐昔在伯禹荒
度土功九河三江四海會同七年三過
其門風雨櫛沐啓呱弗子民乃粒食而
不伐不矜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暖姝以
一聞為足河伯以秋水自多是其弗忍
弗容惟未嘗聞伯禹之風不伐曰若先

生之言嚮也誠有之今則謝之矣請誦
斯言殁而後已

宗室子溳子沆字序

宗室子溳子沆問字於豫章黃庭堅曰
溳者風與水相遭不期於文而成文者
也君子之文若是故字子溳曰長文沆
者天地清明之氣及物而成澤者也君
子之澤若是故字子沆曰彥澤長文彥

澤故東平侯景珍之子景珍學問琇麽
能下師友雖風旨動於眉宇左右趨之
而折節由禮類臞儒寒士視其富貴無
以自多知尊於萬物者在此不在彼也
長文彦澤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之美
故因字而告之尚其能似之

胡宗元詩集序

士有抱青雲之器而陸沉林皐之下與
麋鹿同群與草木共盡獨託於無用之
空言以為千歲不朽之計謂其不怨邪則又傷
已不見其人然則其言不怨之怨也夫
寒暑相推草木與榮衰焉慶榮而弔衰
其鳴皆若有謂候蟲是也不得其平則
聲若雷霆澗水是也寂寞無聲以宮商
考之則動而中律金石絲竹是也維金

石絲竹之聲國風雅頌之言似之澗水之聲楚人之言似之至於候蟲之聲則末世詩人之言似之今夫詩人之玩於詞以文物爲工終日不休若怨世之不知者然而其喜也無所於逢其怨也無所於伐能春能秋能雨能暘發於心之天而好其音造物者不能加焉故余無以命之而寄於候蟲

焉清江胡宗元自結髮迄于白首未嘗廢書其胷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之士也前莫輓後莫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耆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爲若干卷宗元之子遵道嘗與予爲僚故持其詩來求序于篇首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土而俟時寡怨之言也可以追

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
至於遇變而出奇因難而見巧則又似
予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興託高遠則附
于國風其忿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
觀宗元詩者亦以是求之故書而歸之
胡氏

畢憲父詩集序

河南畢公憲父以事功知名治郡甚得
民所去民思之然不知其能詩也憲父
沒後其子平仲得其平生詩若干篇以
示豫章黃庭堅庭堅且曰爲我序其先後之
次庭堅持歸讀之三日夜漏常下三十
刻所乃盡得其所謂因以郡縣爲類少
壯者艾爲次秩序爲三卷歸使藏其家
而告之曰以爲不逮其意故不
嘗多以示人也昔庭堅實始以吏事

於廬陵奉簿領上府北宅吏屢得燕貝
聽說條理貫穿六藝百家下至安成虞
初之記射匿候歲種魚相蠶之篇鼻噫
耳鳴之占効召鬼物之書無不口講指
畫使疑者冰開虛心者蒲懷歸而未嘗
不歎也今觀公詩如聞荅問之聲如見
待問之容按其筆語皆有所從來不虛
道非博極群書者不能讀之昭然公世
家吏治與所蘊崇不為人知庭堅既作
銘詩刻之下宮又論其學問如此載之
家集

王定國文集序

元城王定國灑落有遠韻才器度越等
夷自其少時所與游盡丈人行或其大
父時客也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
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為文章句

不自貴珍如落漥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坐大臣子不慎交游奪官流落嶺南更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其作詩及它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摹遠大必有爲而後作欲以長雄一世雖未盡如意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定國富於春秋嶇嶺海去國萬里脫身生還邂逅江濱斗酒相勞苦但以罪大責輕未有以報君爲言蠻然發於文藻未嘗私自憐此其志未易爲俗人道之王良秣驥子而問途氣已無萬里矣恐觀者以爲定國之所以垂世傳後者如是而已故爲序

子癸亥八月壬辰高正公之孫懿敏公之

小山集序

晏叔原臨淄公之莫子也磊隗權奇跡
於顧忌文章翰墨自立規摹常欲軒輊
人而不受世之輕重諸公雖愛之而又
以小謹望之遂陸沈於下位平生潛心
六藝玩思百家持論甚高未嘗以沽世
余嘗怪而問焉曰我槃跚敎窣猶獲罪
於諸公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乃獨嬉
弄於樂府之餘而寓以詩人句法清壯

頓挫能動搖人心士大夫傳之以為有
臨淄之風爾罕能味其言也余嘗論叔
原固人英也其癡亦自絶人愛叔原者
慍而問其目曰仕宦連蹇而不能一傍
貴人之門是一癡也論文自有體不肯
一作新進士語此又一癡也費資千百
萬家人寒飢而面有孺子之色此又一
癡也人百負之而不恨已信人終不疑

其欺已此又一癡也乃共以爲然雖若
此至其樂府可謂俠邪之大雅豪士之
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豈
減桃葉團扇哉余少時間作樂府以使
酒玩世道人法秀獨罪余以筆墨勸淫
於我法中當下犁舌之獄特未見叔原
之作耶雖然彼富貴得意室有倩盼慧
女而主人好文必當市購千金家求善
本曰獨不得與叔原同時耶若乃妙年
美士近知酒色之娛苦節臞儒晚悟裙
裾之樂鼓之舞之使宴安酖毒而不悔
是則叔原之罪也哉

陳公廙說病詩序

熙寧丁巳五月河北路轉運副使尚書
金曹陳公知儉公廙出按部大河左並
海而還衝暑飲冷愛護小失宜而得赤

目疾其初可以調御膳飲時節起居而
無疾也劇之欲蚤愈故中更兩醫而例
無善狀其治劑皆大寒蒙醫左目幾廢
司明之官而已迺寤盡逐諸醫屏去湯
熨之齊還藥其本蓋十數日而後平因
說身疾爲人破迷列爲十章邪經旁行
至於大道司南既正四方晏然歷階外
堂親履實地不立正位寂寥無依此所

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形於色發於
聲而後喻者也

龐安常傷寒論後序

龐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爲人治病處其
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爲氣任俠
鬬鷄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
不爲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
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醫

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去也病家如釋其疾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絶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綜緝百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蠹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窺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每用以視病如是而

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便齋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宜珍膳美饘時節其飢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已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耐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游俠而不害人似戰國四公子而不爭利所以能動而得意起人之疾

不可縷數宅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
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
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
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撥
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
者雖得吾說而不解若有意於斯者讀
其書自足攬其精微故特著其行事以
爲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爲之故
虛右以待

道臻師畫墨竹序

墨竹出於近世不知其所師承初吳道
子作畫超其師楊惠之於山川崖谷遠
近形勢虎豹蛇龍至於蟲蛾草木之四
時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之神物軍
陳戰鬬斬馘捭闔北之象運筆作拳不

丹青已極形似故世之精識博物之
多藏吳生墨本至俗子乃衒丹青耳意
墨竹之師近出於此往時天章閣待制
燕肅始作生竹超然免於流俗近世集
賢校理文同遂能極其變態其筆墨之
運疑鬼神也韓退之論張長史喜草書
不治它技所遇於世存亡得喪亡聊不
平有動於心必發於書所觀於物千變

萬化可喜可愕必寓於書故張之書不
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與可之
於竹殆猶張之於書也嘉州石洞講師
道臻刻意尚行欲自振於涸濁之波故
以墨竹自名然臻過與可之門而不入
其室何也夫吳生之超其師得之於心
也故無不妙張長史之不治它技用智
不分也故能入於神退之論高閑浮屠

氏當一死生解外膠其為心必泊然其於世必淡然泊與淡相遺遺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書象之自然烏有不入微者乎夫能不牽於外物則其天守全而泊與淡相遺則萬象森然出於一鏡豈待含墨吮筆槃礴而後為之哉故余謂臻欲得妙於筆當得妙於心臻悶心之妙而余不能言有師範道人出於成都六祖

臻可持此往問之

翠巖真禪師語録序

石霜山中有三角虎孤游獨坐萬木生風至於千里無人草深一丈有一人料其頭而得道是為黃龍慧南有一人履其尾而得道是為翠巖可真南之子孫江西湖南若揭日月而真得子晚所乳之子是為潙山道人慕喆林棲谷隱堅

密深靜霜露果熟諸聖推出枯木朽株
雲行雨施然後翠巖之道光明蓋翠巖
之入石霜適遭一孔臥凡聖情盡參承咨
決徹佛徹祖行住坐卧亘古亘今行川
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
影十聖三賢當路亦須草偃風行四方
八面俱來無不投戈散地金章玉句具
在可知然明月夜光多逢梭劒陽春白
雪難為賞音維黃龍罷參之安必遣之
曰百鍊真金直須入翠巖鑪韝今坐鎮
諸方龍吟虎嘯者無不稱翠岩室中之
句以接大根器凡夫而叢林號為真點
胷者蓋同門數老雖目視耽耽文采炳
煥似從蔥明法窟中來實不解石霜上
樹之機耳各夢同牀不妨殊調冷灰爆
豆聊為解嘲云耳

佛言我於一切法無執報得常光一尋
身真金色乃至三十二大人相八十種
隨形好一一皆對妙因固知釋迦老子
不會祖師禪今有人灰頭土面而種種
光明遍照毘濕重遾而進道猛利超過
百萬阿僧祇劫哆哆唎唎而法音如雷
如霆慧辯如雲如雨破破挈挈而十二

時中遍往十方國土調伏衆生如來油
花脫子全無用處不可是超佛知見倒
用如來印也此語若傳山北山南必且
懷疑起諍若問是誰但向道是雲居祐
老子若有人問言句內識此老子言句
外識此老子不可道不即言句不離言
句對諸方說如來禪也我觀此老子雖
不設陷虎之機大空外堂小空入室雖

不結羨魚之網烏鵲遷巢龍蛇避宅子
湖狗口裏剌得手祕魔巖义下有出身
路所以鏡有山鬼之形妙於不見骨衛
汲旬之鏃本自無瘡若人信得及萬株
杉裏方藏影若信不及五老峯前又出
頭此老子是無爲無事人何須鄙夫百
千偈贊諸人還會麼巨鼇莫戴三山去
吾欲蓬萊頂上行

大潙喆禪師語録序

喆禪師真佛祖鑪韛鍛十地鉗椎坐大
潙山孤峯萬仞倒用魔王之印追大軍
於藕絲孔中全提金翅之威取毒龍於
生死海底擊毒塗鼓死却偷心傳法蝮
蛇命與雪山藥吐却室中密語野狐涎
若相如之璧無瑕不但二十五城十方
一契盡爲祖業驢負麟角羊蒙虎皮來

者崢嶸堵納敗闕向瀉山去者合如是
去從瀉山來者吾則有以驗之昔石霜
山中生二虎其一爲黃蘗南其一爲翠
巖眞黃蘗之虎乳數子皆哮吼一方殫
伏百獸而翠巖之虎生一蔓是爲喆禪
師余不能盡贊其道而以印於余心者
書之瀉山語録之後後世僧中有董狐
深知正法眼藏之樞細能持直筆使雅

頌各得其所必將有取於斯文

翠巖悅禪師語録後序

翠巖悅禪師者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
潭明月撈漉方知鐵石霜崖強弓劈箭
不受然燈記自提三印正宗假令古佛
出須下一椎定當前則激惠南老子出
泝潭死水而印慈明後則勸祖心禪師
撥大愚寒灰而見黃蘗看儂兩箸雖天

下棊客受先破此一塵與四海禪宗點
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道人擬欲全
提且救取無爲居士

福州西禪暹老語錄序

佛以無文之印密付摩訶迦葉二十八
傳而至中夏初無文字言說可傳可說
真佛子者即付即受必有符證印空同
文於其契會雖達磨面壁九年實爲二

祖鑄印若其根器不爾雖親見德山棒
如雨點付與臨濟天下雷行此印陸沈
終不傳也今其徒所傳文字典要號爲
一四天下品盡世間竹帛不能載也蓋
亦如蠹蝕木賓主相當偶成文爾若以
爲不然者今有具世間智得文字通者
自可閉戶無師讀書十年刻菩提印而
自佩之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怡山暹老初寄瓶鉢
於古田時人不識也曾福州子固拔於
稠人之中授以西禪而道俗皆與之團
蒲曲几於今十二年矣暹之徒淨圓以
其言句求予爲序引予問淨照禪師以
爲其人有道心知子莫若父也聞予此
言少不驚也至於録開堂升座之語以
續祖燈則其門人之志也

李大耕大獵字序

東川李任道名其二子曰大耕大獵任
道務學之良師求益者之畏友也以道
耕而囷無積粟以德獵而庭無縣肉故
用楊子雲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者
爲之字任道之命其子不在於富貴榮
顯而在於道德可謂父父矣涪翁字大
耕曰無息大獵曰無待而說之曰咨爾

無息惟日行其所聞如恐不及咨爾無
待不可道於人之前者身弗行也然後
可謂子子矣

宋宁字序

棘道宋君宁曰宁也有志從學於先生
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顒董然
其有味而常見侮於人入聞先生之言
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於人二者交戰
敢問其故唅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曰
志父來前士唯無志則不可學誠有志
乎不難追配古人矣戰市井之顒又何
難哉古之言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
扎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
下挫志是以搢紳先生于今尊之夫志
者戰不義之良將也不怒而威不言而
信揔百行而出戰可謂堂堂之陣未有

能當其鋒者矣而況市井之嚚曲巷之
好頻頻之黨酒食嬉戲相追逐者乎詩
云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不邇求豈有
執戈而禦之者乎

刻杜子美巴蜀詩序

自予謫居黔州常欲屬一奇士而有力
者盡刻杜子美東西川及夔州詩使大
雅之音久湮沒而復盈三巴之耳而目
前所見録録不能辦事以故未嘗發於
口丹稜楊素翁挈扁舟蹴犍爲略陵雲
下郪郵訪余於戎州聞之欣然請攻堅
石募善工約以丹稜之麥三食新而畢
作華堂以宇之予因名其堂曰大雅而
悉書子美詩遺之此西州之盛事亦使
來世知素翁真磊落人也元符三年三
月乙未豫章黃庭堅序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記

仁宗皇帝御書記

臣某元祐中待罪太史氏竊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少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憂不懼百姓皆如芻狗無謝生之心又言　上天德純粹無聲色畋游之好平

居時　御筆墨尤喜飛白書一書之成
左右扶持爭先气去稍稍散落人間慶
雲景星光被萬物士大夫家或得隻字
片紙相與傳玩比於河圖洛書敬愛所
在如臨父母此豈與周人思召伯愛其
甘棠同年而語哉恭惟
昭陵復土垂四十年至今父老言之未
嘗不霑涕後生聞說前朝事無不踊躍
恨不身當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
耶竊嘗深求太平之源而　仁祖在位
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
公是非進退大臣而百官修職四夷承
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祕閣校理
臣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臣
昧冒論著如此譽天地之高厚贊日月
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伯夷叔齊廟記

伯夷叔齊墓在河東蒲坂雷首之陽見於水經地志可考不妄其即墓爲廟則不知所始以二子之賢意其爲唐晉之典祀也舊矣元祐六年予同年進士臨潼王闢之爲河東縣政成乃用四年九月大享赦書以公錢七萬及廢徹淫祠之屋作新廟凡三十有二楹貴德尚賢

聞者興起貌象祠器皆中法程某月某甲子有事于廟及相與謀記歲月乞文於豫章黃庭堅謹按伯夷叔齊有國君之二子逃其國而不有者也予嘗求其說伯夷之不得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叔齊之立也其宗與國人必有不說者矣於是時紛又在上虐用諸侯則二子之去亦以避紛耶二子雖去

其國其社禋必血食如初也雖不經見以曹子臧吳季札之傳考之意其若是也故孔子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孟子以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故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則二子之行也至於諫武王不用去而餓死則予疑之陽夏謝景平曰二子之事凡孔子孟子之所不言可無信也其初蓋出莊周空無事實其後司馬遷作史記列傳韓愈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若三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徒以文章擅天下學者又弗深考故從而

信之以予觀謝氏之論可謂篤信好學者矣然可爲智者道也予觀令之爲吏惕日玩歲及爲政者鮮矣政且不舉又何暇於教民令河東爲縣吏治膚敏政成而舉典祀以教民可謂知本矣故樂爲之書并書予所聞二子事以告來者

鄂州通城縣學資深堂記

通城縣學官資深堂前縣令臨川鄒君

餘揖道之所作也通城故崇陽之聚也民病於隸崇陽求專達於武昌故熙寧五年詔割崇陽之三鄉爲通城縣以六安曹君登子漸爲令曹君爲吏嚴能知所先後其邑民勸趨之官府足以鳩民則致力於學官因其溪山之陽作夫子廟爰及諸生之舍以待其秀民興焉未遑教事而曹君去由是閱數令方貸民

出子錢併役兼任而藏其雇庸之奇以
爲最歲上丁釋奠府史執事趣如令則
止及令東平王君定民佐才之時病其
邑子之不學頗理曹君之緒執經以待
問而士不至雖然曹君之功不遂隳墮
亦王君之力也鄒君始下車聞艾城戴
君輿耆艾有德而明經術而書幣聘焉
戴君至而士大夫有所矜式鄒君曰講

堂者利以群居而不利於燕居使賢者
退而與諸生雜處吾懼賢者之不安席
也乃因民之餘力而作斯堂於是投耒
耜而挾書棄惰游而受業者日至焉頃
之夙夜于其家者知貴老出入于其鄉
者知尚齒于市于田見儒衣者皆肅然
父老乃相與歎曰毀我財而成我子弟
勞我力而逸我耆老蓋學之功耶繼鄒

君者臨川吳君履中與權吳君發政甚
愛民而論政先養士其獄犴平矣曰此
俗吏之所能也於是復以書幣聘海昏
李君亮采李君應之則與李君分職曰
子典其教事而我知其政李君力學以
待舉修已以致人士皆樂好之吳君公
事退則來燕於堂左經右律靡日不勤
凡宮室不能風雨器用不可薦羞皆彌
縫補葺使無憾於是通城之學可以責
士之不來而士得師友並興於學矣夫
性者民所自有也彼其怙富滅德放貧
爲濫強有力者囂柔良者不立豈獨民
之罪哉長上不勸學也今自曹君以來
有勸學之心而猶待四人然後其政行
善政之難也如此夫昔者鄒君甚愛斯
堂嘗以書抵京師求予記之會予不暇

及是吳君爲之請焉子謂鄒君者名斯
堂不空語諸生從事焉不可不知也淺
聞寡見者之教也不能引之至於道故
學者皆得一而暖暖姝姝彼其得一也
非自得之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
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
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
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
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
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
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皆
孟子之罪人也故表章鄒君之意以曉
諸生若夫挈榼計工述其襟帶溪山之
觀則非兩令之屬乎者故不書

閬州整暇堂記

無事而使物物得其所可以折千里之

衝之謂整有事而以逸待勞以實擊虛
彼不足而我有餘之謂暇夫不素備而
應卒可以徼幸於無患而其顛沛狼戾
者十常八九也豈唯人事哉天之於物
疾風震雷伏於土中者皆萌動然後阜
蕃而成夏落其實而枯其枝然後閉塞
而成冬夫惟整故能暇上天之道也昔
者晉欒鍼使於楚執政問晉國之勇

對曰好以衆整又問如何曰好以暇雖
晉楚爭盟務以辭相勝充其情楚豈能
與中國抗衡哉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提
千里之兵以守關要平居燕安拙者奉
三尺而有餘至於倉卒變故巧者應事
機而不足此惟不知素整暇故也滎陽
魚侯仲修　仁宗時御史中丞魚公家
也儒素有風力其家法存焉爲閫中太

守知學問爲治民之源知恭儉爲勸學之路先本後末右經而左律在官二年內明而外肅吏畏而民服乃作堂以燕樂之表裏江山不知風雨於以燕賓客講問闕遺沈沈冀冀千里之觀也堂成而魚侯甚愛之問名於江南黃某某曰若魚侯可謂能整能暇矣故名之曰整暇所以美其成功而勸其未至也詩曰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可謂能整矣又曰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烝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謂能暇矣前所敘說以告後之人後所賦詩以爲魚侯壽故并記之

冀州養正堂記

冀州古信都有漢爲安平侯國地當河

漳之間一都會民習懻忮任俠自武四
方游手之民囊橐其間不事本業其遥
俗猶班班見於載籍無名山大川以爲
要關其地四戰之國也自中原有事於
兵革此邦未嘗不與焉故其民窒匱憔
悴甚於它州　眞人撫有四海天下屬
安丁壯耕桑老弱不任事百有餘年而
民未知休息生養之利歲一艱食可望
以恩義者不能相救蓋其地産瘠鹵人
不根著故爾於今爲州在國北門堅壁
重兵樓櫓險壯外夷賓客朝賀有期會
所由出入故守者常用士大夫之選元
豐元年十一月詔用扶風魯侯魯侯忠
信豈弟不鄙其州拊循鰥寡動用禮法
民奮于田士興于學迺遑暇於燕息之
地太守居故有便堂權輿於都水藍昌

言仲謨而魯侯爲築屋四旁與堂周旋
風雨寒暑有所遷就而堂事告備魯侯
隱几以休詩書酌酒以御賓客巾屨徜
徉木陰鳥語之中思所以爲邦之本而
有得焉謂其堂曰養正是在易之頤正
吉觀頤自求口實者也齊王之子亦人
子也居富貴之養食而氣體與人殊況能
自求其心居天下之廣居則其所養宜

何如呼於埏澤之門者非宋君也而聲
似之以其居相似也其居與古人相似
而病不及古人吾則不信也夫惟不言
不笑不取是非物之情飄風暴雨天地
不能持久也未同而言脅肩諂笑苟可
以得車所治每下而不恥者吾不知也
至於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彼
其中必有以信之詩云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夫事其事而小大得情語默當物
齊心服形於宮庭屋漏之間而民氣和
於耕桑隴畝之上彼其於性命之情必
有不歡於規矩準繩而正者焉嘉魯侯
之不鄙其州知律民者在已得已者在
心其居民上不以一日忘所以養源者
故極言其致遺魯侯鑠石壁閒使信都
之士師魯侯之好學以成其材其民知

魯侯之用心而勸其事又使來者得覽
觀焉魯侯名有開字元翰簡肅公之子
能世其家者也

北京通判廳賢樂堂記

待外物而適者未得之憂人之先之也
既得之憂失之亦憂無時而樂也自適其
適者無累於物物之去來未嘗不樂也

故古之人觀乎儻來若寄於我如浮雲之外物亦正其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亦樂也常山賈春卿來佐北都留守政成有暇日始作新堂治燕息之地豫章黃庭堅名之曰賢樂其義蓋以謂去前日之卑下陋塵濛蛛絲隅角黮闇鳥鼠之宅而爲今日之軒楹高明戶牖通達便齋曲房兩宜寒暑井陰高槐風聽脩竹賓僚尊酒笑語詩書是宜爲賢者有也春卿遂以名堂而屬爲記黃庭堅曰魏都國北門通守上佐也事無所不關決雖留守大人鉅公游刃於無事內外晏然而十三縣之政日交於前簿書期會幾於不勝聽也加以外夷賓客之道濁河隄防之守呼吸變故不擇時節舉別都會府號爲難治者

皆出大名下故異時任此責者以夜繼晝爲吏牘所埋沒不得出氣雖親戚慶弔人情所不能休者有不暇顧省至其解官去而後已今春卿辦了公家事小大斬斬又有力以燕樂親戚僚友講問缺遺則斯堂之主人不既賢乎夫人之賢豈有類哉德每進而終無已者也我名斯堂既嘉主人賢又以爲來者之勸

也春卿名青故太尉侍中魏公子也精敏通事情見首知尾自其少時老姦吏不敢弄以事嘗以使節京西吏畏其明其失職以議法不合不以不稱職也其於政事天材絶人遠甚不以其能驕人好賢不倦不爲得失顧計者也

忠州復古記

忠州漢巴郡之臨江墊江縣也其治所

在臨江故梁以爲臨州後周以爲南賓
郡唐貞觀八年始爲忠州其地荒遠瘴
癘近臣得罪多出爲刺史司馬故劉尚
書以刺史貶一年再貶十年死陸宣公以別駕貶
公以刺史居二年其後憲事者以四公
俱賢圖象爲四賢閣故相贈司徒鄭州
刺史南華劉晏士安故相贈兵部尚書

嘉興陸贄敬輿中書侍郎平章事贈司
徒安邑李吉甫宏憲刑部尚書致仕贈
右僕射下邽白居易樂天由開元以來
詵于會昌四君子相望凜然猶有生氣
忠民常以此自負而郡守至者少矜式
焉紹聖三年正月知州事營丘王君闢
之聖涂下車問民疾苦曰吏驁而民困
故聖涂爲州拊養柔良知其飽飢鉏治

姦猾幾於傷手治聲翕然邑中豪吏故
時受賕舞文法者相與謀曰屬且無類
即以智籠小駿吏群訴於部使者聖涂
不爲變且歎曰白頭老翁安能録録畏
吏苛民耶亦會部使者察其爲姦而聖
涂治郡政成時休車騎野次咨問故老
訪四賢之逸事而三君之政寂寥無聞
蓋士安即賜死而敬輿別駕不治民宏

憲雖居六年亦嘿嘿耳樂天由江州司
馬除刺史爲稍遷故爲郡最豫暇有聲
迹又其在州時詩見傳東樓以宴賓佐
西樓以瞰鳴玉溪登龍昌上寺以望江
南諸山張樂巴子臺以會竹枝歌女東
坡種花東澗種柳皆相傳識其處所於
是一花一竹皆致於詩復其舊貫種荔
支數百株移木蘧且十本忠於一時遂

爲三峽名郡聖涂乃以書誇涪翁曰爲
我記之涪翁曰聖涂急鰥寡之病使遠
方民沐浴縣官之澤可謂知務矣掃除
四賢之室思欲追配古人可謂樂善矣
樂天去忠州於今爲二百七十有九年
在官者鰓鰓然常憂瘴癘之病已數日
求去故樂天之遺事蕪没欲盡聖涂齊
人也蓋不能已峽之風土又其擊強撥

煩材有餘地而晚暮爲遠郡守迺能慨
然不倦興舊起廢使郡中池觀花竹鬱
然如元和已亥時追樂天而與之友聖
涂於是賢於人遠矣聖涂爲州之明年
六月而涪翁爲之記

吉州廬陵縣令題名記

昔皇甫湜持正言廬陵戶餘二萬有地
三百里縣當剌史理所今日兩趨衙退

則祇承録判將校事相關臨煩言易生
凡事難專於今户籍號稱七萬剌史官
府屬與唐體勢不同所以病令使政難
工者猶不除也故盧陵令稱治者常少
按求版籍由太平興國改元而上無傳
焉由馬達下訖李景元三十有七人歲
月官資以能在選格應入遠罷不以理
或以故去皆可欵識今令陳適用汝器

始辦刻石以圖永久維三十七人其政
之嬴惡則遺民老吏之言猶在去而顯
於朝其能否則載於士大夫蓋不必書
適用資直方行事如破竹不能爲人下
其擊伐人不避豪貴其爲政老姦吏縛
不能展手其牧民善去敗群者其簿籍
如謹細書生所抄書予欲考焉君以來
政事與適用度長比短差其功最使并

刻之而未暇以虞陵之難爲令而稱治其士可知已

黔州黔江縣題名記

黔江縣治所蓋楚開黔中郡時哥羅蠻聚落也於今爲縣二鄉七里戶千有二百其夏秋賦雇庸不登三十萬錢以地產役於公者八十有五其義軍二千九百招諭夷自將其衆者五百七十其役於公之人質野畏事大略與義軍夷將領不殊也使之非其義或跳梁不爲用決訟失其情或虜略以償直暗則小智者亦溷疆畔而爲欺懦則細黠吏亦能用其柄市麝臍以百計市蜂蠟以千計則夷以長吏爲侮寬則以利啗胥徒而苟免猛則鳥獸駭而湊箐中矣至令得其人櫛垢爬痒民以按堵而異時號爲

難治吾不知其說也膠西逢興文爲黔州軍事判官會王君任以憂去二年不除代有司以興文攝令遂以治聲聞蓋其人練達吏道故不以假攝爲一切之政老於憂患故雖攝事彌年而不倦事舉以詔條將去如始至府庫簿書如墉如櫛不鄙夷其民子弟教之故其政無六疾而夷夏安之縣舊無題名記興文恐其太陋求之故府與其老吏乃自熙寧庚戌得趙君洙以來十人刻石以爲後觀而屬余記之子產曰抑人有言曰蕞爾國夫有社稷民人王事均也豈可忽哉興文之舉於是合矣後之人有此六疾而求治吾不知也無此六疾而邑不治吾則不信也故悉書之以告來者

筠州新昌縣瑞芝亭記

晉陵邵君叶爲新昌宰視事之三月靈芝五色十二生于便坐之室吏民來觀無不動色相與言曰吾令君殆將有嘉政以福我民乎山川鬼神其與知之矣不然此不蒔而秀不根而成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何也乃相與廓其室四達爲亭命曰瑞芝犇走來謁記於豫章

黃庭堅黃庭堅曰予觀神農草木經青芝生泰山赤芝衡山黃芝生嵩山白芝生華山黑芝生常山皆久食而輕身延年而不老蓋序列養生之藥不言瑞世之符又其傳五芝曰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皆光明洞徹如堅冰而世之所名芝草不能若是也故嘗考於信書

自先秦之世未有稱述芝草者及漢孝
武厭飫四海之富貴求致神僊不死天
下騷然元封中乃有芝草九莖連葉生
甘泉殿齋房中於是赦天下作芝房之
歌孝宣興于民間厲精萬事事無過舉
然廟享數有美祥頗甘心焉故復修孝
武郊祀以瑞紀年元康中金芝九莖又
產函德殿銅池中然此芝不生於五嶽

果神農經所謂芝者耶予又竊怪漢世
既嘉尚芝草而兩漢循吏之傳未有聞
焉何也豈其所居民得其職訴去民思
其功生則羽儀於朝沒則烝嘗於社則
是民之鳳凰麒麟醴泉芝草也耶抑使
民田畝有禾黍則不必芝草生戶庭使
民伏臘有鷄豚則不必麟鳳在郊藪黠
吏不舞文則不必虎渡河里胥不追擾

則不必蝗不入境此其見效優於空文也耶昔黃霸引上計吏問興化之條有鷷雀來自京兆舍中飛集丞相府上霸以爲皇天報下神雀欲圖上奏京兆尹張敞言郡國計吏竊笑丞相之仁厚智略有餘而微信奇怪之惟也恐丞相興化之條或長詐僞以敗風俗天子嘉納焉劉昆爲江陵令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

西恐作雨

多能反風降雨遷洪農守驛道多虎崤澗不通昆爲政三年虎乃子渡河乃召入爲光祿勳詔問昆江陵反風滅火洪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對曰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觕質帝歎曰是乃長者之言由君子觀之張敞之篤論世祖之知言建成之文不如光祿之質也雖然新昌之吏民愛其令君將徼福焉可

誣也又嘗試論之古之傳者曰上世蓋有屈軼指俟蓂莢紀曆嶰竹生律既不經見後世亦不聞有之則前世之有芝草特未定也邵君家世儒者諸父兄皆以文學行義表見於薦紳邵君又喜能好修求自列於循吏之科故其氣餒而取之異草來瑞使因是而發政於民慘怛而無倦民將盡力於田士

將盡心於學則非常之物不虛其應且少受賜金增秩之賞用儒術顯於朝廷矣豈獨夸耀下邑而已乎故并書予所論芝草循吏之實使歸刻之

河陽揚清亭記

河陽縣令治盟津西晉潘岳安仁所治縣也慶曆中著作郎知縣事鮮于侁慕潘令治民有聲相傳以為父老不伐其

桃李於是築亭於其園曰聯芳架閣於
其沼曰揚清意若同循吏之臭味有激
於貪濁云才四十年來者不嗣詭垣汙
泥民吏歎息元祐三年某月宣德郎知
縣事高元敏求父吏事膚敏不深鞭罰
而政和乃浚沼開園陸蓺桃李水植菱
藕稍繕故址作亭用其名曰揚清名因
其舊不揜前人之善也土木之功不若
前人愛民力之不易也既落成伐石乞
文於予予爲作詩詩曰
邑有社稷古千戶侯吏不自喜以歲月
偷高侯爲邦民不吏賊吏蘖輒得有距
有鉤去其螟蟊麥禾既秋與民憂之與
民樂之安我燕居民勸作之匪我自逸
前人度之草木茂止鳧鴈于水賓賛士
子于食酒醴男耕不逢女桑孔時高侯

宴喜去其思之

東郭居士南園記

以道觀分於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
身觀國於蓬蒿之間則獨思而憂士之
處汙行以辭禄而友朋見絶自聾盲以
避世而妻子不知況其遠者乎東郭居
士嘗學於東西南北所與游居半世公
卿而東郭終不偶駕而折軸不能無悶

徃而道塞不能無慍退而伏於田里與
野老並耡灌園乘屋不以有涯之生而
逐無隄之欲乃蘧然獨覺釋然自笑
問學之澤雖不加於民而孝友移於子
弟文章之報雖不華於身而輝光發於
草木於是白首肆志而無彈冠之心所
居類市隱也揔其地曰南園於竹中作
堂曰青玉歲寒木落而視其色風行雪

憺而聽其聲其感人也深矣據群山之
會作亭曰翠光逼而視之土石磊砢繚
以松楠遠而望之攬空成色下與蕭敷
文章同觀其曰翠微者草木金石之氣
邪其曰山光者日月風露之景邪不足
以給人之欲而山林之士甘心焉不知
其所以然而然也因高作閣曰冠霞鮑
明遠詩所謂冠霞登絕閣解玉飲椒庭

者也蟬蛻於市朝之溷濁翳心亨之葉
而乾沒之輩不能窺是臞儒之僊意也
其宴居之齋曰樂靜蓋取兵家陰符之
書曰至樂性餘至靜則廉陰符則吾未
之學也然以予說之行險者躁而常憂
居易者靜而常樂則東郭之所養可知
矣其經行之亭曰浩然委而去之其士
者莎鷄之羽逐而取之其折者大鵬之

翼通而萬物皆授職窮而萬物不能攖
豈在彼哉由是觀之東郭似聞道者也
所謂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者也我爲
子家壻軒冕不及門子之姑氏慙我不
才者數矣殆其能同樂於丘園今十年
矣可盡記子之言我將劓之南園之石
它日御以如皐雖不獲雉尚其一笑哉

予笑曰士之窮乃至於是夫於是乎書
東郭之鄉族名字曰新昌蔡曾子飛作
記者豫章黃庭堅

大雅堂記

冊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鄉黨
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
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
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

素翁燊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
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
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
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
輩未有陞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
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
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
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
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
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
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
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
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
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
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
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

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松菊亭記

期於名者入朝期於利者適市期於道者何之哉反諸身而已矣鍾鼓管絃以飾喜鉄鉞干戈以飾怒山川松菊所以飾燕閒者哉貴者知軒冕之不可認而有收其餘日以就閒者矣富者知金玉之不可守而有收其餘力以就閒者矣

蜀人韓漸正翁有范蠡計然之策有白圭猗頓之材無所用於世而用於其褚中更三十年而富百倍乃築堂於山川之間自名曰松菊以書走京師乞記於山谷道人山谷道人逍然笑曰韓子眞知金玉之不可守欲收其餘力而就閒者乎今將悶子斯堂之作將以歌舞乎抑以

研桑乎將以歌舞則獨歌舞而樂不若與人樂之與少歌舞而樂不若與衆樂之夫歌舞者豈可以樂此哉邮飢問寒以拊孤折券弃責以拊貧冠婚喪葬以拊客如是則歌舞於堂人皆粲然相視曰韓正翁而能樂之乎此樂之情也將以研桑何時已哉金玉之爲好貨怨入而悖出多藏厚亡它日以遺子孫賢則損其志愚則益其過韓子知及此豈爲之哉雖然歌舞就閒之日以休研桑之心反身以期於道豈可以無孟獻子之友哉昔者孟獻子以百乘之家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也少得無獻子之家者與之友則仁者助施義者助均智者助謀勇者助決取諸左右而有餘使宴安而不毒又安子

弟日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賢者以成德
愚者以寡怨於以聽隱居之松風裒淵
明之菊露可以無愧矣

豫章先生文集卷第十七